

风流宰相

FENGLIU ZAI XIANG

管仲

春秋名相系列
朱秀君 著

他被史学界称为「杰出的思想家、

政治家、军事家、哲学家、法家先驱」，

孔子一生以他为楷模。

他辅佐齐桓公尊周攘夷，

九合诸侯一匡天下，

使弱小的齐国成为五霸之首。

他妻妾成群，

携妾从征，

留下了千古风流。

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风 流 宰 相

卷 一

仲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风流宰相管仲 / 朱秀君著. —北京: 光明日报出版社,
2006. 3

(春秋名相系列)

ISBN 7-80206-234-9

I. 风... II. 朱... III. 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12987 号

书 名: 春秋名相系列——风流宰相管仲

作 者: 朱秀君

责任编辑: 温 梦

装帧设计: 红蚂蚁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光明日报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

邮 编: 100062

电 话: 010-67078234

传 真: 010-67078255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合肥锐达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787×1092 1/16

字 数: 580 千字

印 张: 24

版 次: 2006 年 3 月 第 1 版

印 次: 2006 年 3 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80206-234-9

定 价: 134.00 元(全三册)



目录

第1章 (1~4)

❶ 红颜陌路 ❷ 误陷魔窟共患难 ❸ 管仲大婚 ❹ 鲍姝叶婧两伤情

那男子闻言一惊，脸颊彤红，含羞低语：“是我所歌，想不到兄长亦自郑国来。”

叶婧自幼失怙，又无兄弟姐妹，今日得管仲关切，犹如兄长情意。她一边啃嚼干粮，一边暗中流泪……惟恐管仲识破她的女儿之身。

管仲出手两剑，连杀二贼，武艺精湛，看得叶婧心花怒放，只是不敢放声喝彩。

鲍姝对管仲的恋情，却是与日俱增……一时气恨神迷，手提宝剑直奔管邑，要大闹管宅，与管仲拼命。

第2章 (5~8)

❺ 花好月圆 ❻ 夷吾一夜娶双妻 ❽ 鲍姝出走 ❾ 匡申投奔玄元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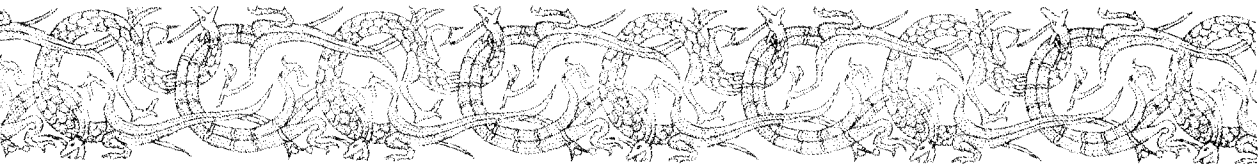
她记起管仲今夜迎亲，匡申伏于石桥截杀，突然精神一振……

管母再问管仲，管仲愿纳叶婧为妾。管母大悦，即命奴婢替叶婧沐浴更衣，与柳惠一道与管仲拜堂成亲。

她心乱如麻……万一他们知道她指使匡申谋杀了管仲，她还有什么面目活在鲍家，活在人世。

那贼人一手秉烛，一手持刀，入得里屋。他瞅准盖着绡袍的女子一刀劈下……

匡申听从鲍姝之言，拿定主意投玄元子求学，便安下心潜在山中疗伤。



第3章 (9~12)

❶ 色胆包天 ❷ 齐襄公奸妹杀夫 ❸ 淫威慑众 ❹ 暴戾子亶高渠弥

诸儿便放纵大胆，五指儿攀了险峰蹬过平原，直奔峡谷中的桃花源里。

齐襄公顾虑与文姜幽会之事被鲁侯察觉……无论如何不能放鲁侯回国。他命彭生率甲兵一千人去城外官馆，以护卫鲁侯的名义把他软禁起来。

齐襄公看着如狗一般爬伏于地的子亶，讥讽道：“你既知高渠弥弑君，何不领兵讨伐？你去阴间向你的郑国先君申辩去吧！”说完袍袖一拂，齐将王子成父、管至父率甲士冲上，一阵乱刀将子亶砍为一堆肉泥。

第4章 (13~16)

❺ 瓜期不代 ❻ 葵丘兵变杀昏君 ❼ 高偃诛逆 ❽ 管仲弯弓射小白

连称伸剑挑开窗帏，认出襄公，一把提出掷于地上骂道：“无道昏君。你不修国政，连年征战，祸国殃民，是为不仁；不恤戍兵，出尔反尔，是为无信。你今日仁、孝、礼、信四德俱失，有何面目活在人世哉！”言罢，举剑将襄公砍成数段。

高偃与连、管二人欢饮至暮，家臣来报城中起火。高偃挥手轰退倡优，持觞踉跄至门前佯作观火，掷觞于阶前喝道：“城内既已起火，还不将逆贼斩杀！”连、管二人正自惊诧，四面埋伏甲兵已蜂拥而上。

只见管仲猛然回身，照准公子小白前胸一箭射去……

第5章 (17~20)

❾ 乾时设伏 ❿ 鲍叔牙大败鲁军 ⓫ 桓公拜相 ⓬ 管夷吾执掌国柄

鲁军兵车开进齐境乾时，荒草无际，大风卷席如波起云涌，前队人马即被淹没。曹沫对鲁庄公道：“此地荒草遍野，不宜作战。不如退兵至平地驻扎，再以火烧之，可使齐军不能设伏。”

鲁侯清点人马，失之七八。大将曹沫负伤，秦子战死，梁子受擒。鲁庄公未听管仲、曹沫之言，悔恨不已。

齐桓公举行盛大典礼，拜管仲为宰相，赐以国中市租一年。

第6章 (21~24)

① 燕服私巡 ② 易乐烹子殓桓公 ③ 申明法令 ④ 叶婧出谋诛冉耕

乡良人捂住腮帮子睁眼细瞅，见面前这人果然是宰相管仲，吓得两腿一软跪伏于地。

佃奴们闻听宰相一番言语，尽皆欢呼雀跃。辮奴喊道：“废公田，民无忧。齐国有仲父，佃奴不愁饿！”

齐桓公早膳，易牙献蒸肉一盘，嫩过羔乳，鲜胜鱼羊。桓公饕餮，一气吞尽，揩嘴问道：“此为何肉，如此鲜美？”

易牙跪禀：“此人肉也。”

第7章 (25~28)

① 荒山遇刺 ② 辮奴黑缶退匪徒 ③ 叶婧剿匪 ④ 菊娘卖身遭横祸

管仲大吼一声，砍断矛杆。匪人稍退几步，又围杀过来。正在危急，只见黑暗中又奔过一伙人来，听得为首一人高声叫道：“相爷勿忧，辮奴、黑缶来也！”

叶婧听了菊娘的诉说，极为同情。她拉过锦衾替菊娘遮体，一边温言劝道：“明日给你一点本钱，你回吴国干些正经营生。”

店婆引叶婧进了客房，见榻上卧着一赤裸女尸。其身紫肿，双乳尽是齿痕。叶婧仔细辨瞧，这女尸正是菊娘。

第8章 (29~32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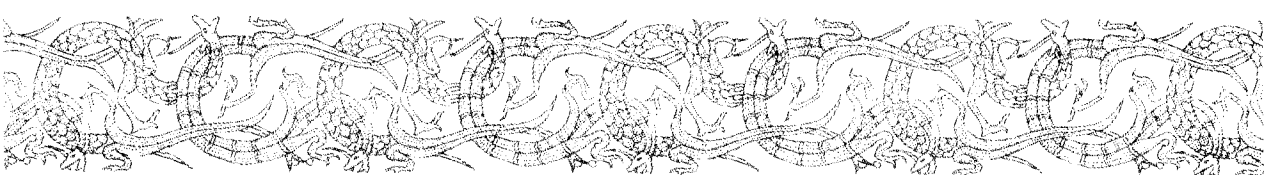
① 管母训子 ② 曹刿大败鲍叔牙 ③ 叶婧赴戎 ④ 管仲封关服四国

管母拍案骂断管仲回话，驳斥道：“好你个‘国富民强’！这是你宰相嘴里吐出来的话？混账话！自古泊今，君取之于民，民取之于土，只有百姓丰足，国家才能强盛。国家把百姓榨干了，仓廩粮烂，民无隔宿之粮，饿殍遍地，盗匪如毛，你说说，这是国家富了，民又何强？”

曹刿见隰朋伏兵杀出，惊呼险中管仲之计，急命鲁军退回鲁境。

叶婧见杀豹之人正是鲍姝，一把拉住泣道：“姝妹，让我寻得好苦！”

果不出数月，鲁、梁二国百姓纷纷逃往齐国……莱、莒两国亦遣使人齐，请求归顺。



第9章 (33~36)

33 首盟北杏 34 伐遂偃鲁成霸业 35 曹沫夺盟 36 叶婧释诗荐贤才

时至三月朔日傍午，艳阳当空，天高气爽。齐、宋、陈、蔡、邾五国诸侯，聚集于齐地北杏盟坛之下。管仲待诸侯相见礼毕，便朝五国诸侯拱手道：“当今天下，诸侯各占一方，不尊周室，乱世已堪。齐侯奉天子之命，匡扶王室。今日会盟，须推一人为主，施令于天下。”

鲁庄公得知齐桓公率四国大军攻陷遂都，驻兵济水之上，极为震惊，急命内官，召集百官议事。

只见鲁侯身后的曹沫，一步上前，右手握剑，左手拉住齐桓公袍袖。管仲急步上前……

叶婧听罢，格格娇笑不止，笑毕正色道：“妾妹闻古人白水之诗……此人传话予夫君，是盼夫君招他人仕也。”

第10章 (37~40)

37 举火封爵 38 管夷吾吉祥葬母 39 吓死纪弗 40 宾须无智取郑都

是晚休兵下寨，桓公命竖刁执灯寻找衣冠，竖刁问道：“主公夜索衣冠，为封宁戚爵位乎？”

柳惠虽应劝说夫君，却不愿去见管仲，差仆人请叶婧商议……叶婧叫过管西，低声吩咐如此这般。

纪弗惧怕黑缶鲁莽，说得做得，趁黑摸出屋舍，翻墙而出，逃之夭夭。当夜下起淫雨，纪弗无目辨路，误入泽中，失足溺死。

叔詹引兵出城，与齐将宾须无相遇，二人各据战车佯战。叔詹边战边道：“将军可随叔詹入城矣！”

第11章 (41~44)

41 艳妇妨夫 42 息侯楚王双毙命 43 文姜疾薨 44 开方献妹媚齐侯

息妨起身抬头，朝熊贲微颔送笑，接过宫女递过的白玉卮……熊贲见息妨面艳桃花，粉指如笋与玉卮争辉，惊得神迷。

楚文王熊贲得息侯之妻息妨，带回楚国郢都，立为夫人……息侯困于汝水，郁闷而毙。

斗崑出得官来，寻一僻巷，俯身将鸩酒吐出，叹道：“齐侯差矣。知我谄房中之术，不知我有滤酒之术也。”不防身后一人笑道：“你有滤酒之术，可有续头之术乎？”

第12章 (45~48)

❶ 宫女逐兔 ❷ 子元戏嫂招灭族 ❸ 私访街阊 ❹ 管仲宁戚险遇难

屈完亦怒道：“你胆敢冒充楚王，我屈完岂可饶你滔天之罪哉！”张弓一箭射去，正中熊羆面腮。

兵士一拥而上，不由分说将管仲、宁戚绑在立柱之上……将二人从头到脚浇上糞油，拿着火把正要点燃。

第13章 (49~52)

❺ 身陷囹圄 ❻ 受遗囑孀姬奔齐 ❽ 箭透七甲 ❾ 诛刺客千里报警

卢革搥胸大恸，涕泗滂沱。孀姬与卢革于古堡左近，葬了卢笄。

卢革目瞅众人一眼，自怀中掏出筒函递与孀姬道：“请姐姐面呈相爷，卢革拜托。”言罢瞋目长逝。

次日登程，管仲与崑圭同车而乘。行至一处城镇，见一虬须卷发大汉身背桑弧箕箒，当街高声叫道：“卖千斤桑弧。开弓者分文不取，百步穿杨者我甘负弓为奴。”

崑圭一旁叫道：“相爷可买此弓。”

这戎汉举棍击打狄姑，不料击中虬柯，古松连同石块訇然坠落。戎汉不及躲避，被巨石砸成肉饼。

第14章 (53~56)

❿ 迷途知返 ⓫ 焦凯亡命救管仲 ⓬ 库申伐燕 ⓭ 燕公选妃舍社稷

焦凯挺身遮挡，身中数箭，兀自拔剑护于管仲之前。蒙面汉亦个个弃弓出剑，围杀过来。

宿傩笑道：“正取你等头颅矣。”一剑砍翻吾安。也不顾吾安死活，宿傩疾奔燕公姬仪……伸剑割了头颅。



第15章 (57~60)

57 伐戎救燕 58 管仲首战败匡申 59 竖刁谋反 60 高驎田聃攻西鄙

齐军过了济水，管仲即令宾须无、隰朋为左右军，各率兵车二百乘往燕都进发。

匡申远眺骷髏谷，沉思良久，方心生一计，对速买道：“将军明日领三千骑兵，迎战齐军前锋，将其诱入谷口。我率伏兵四面出击，一举可败管仲也。”

匡申歇马叹道：“我匡申数战数败，不敌管仲。父仇今生难报，我匡申枉为人子也。苍天，你何不佑我？”言罢涕泪横流，口喷鲜血。

竖刁、易牙二人本想趁齐侯、管仲出征在外，借机兴风作乱，以期颠覆国政，为匡申灭齐取内应，只是苦无良谋。今见高驎、田聃二死囚竟于槛中狎妓，脑中电光火击，窃喜道：“齐国之亡，便于此二人俟！”

第16章 (61~64)

61 高偃平乱 62 戎兵乱刃诛密卢 63 锤毙匡申 64 老马识途迷魂谷

叶婧盯住案上九连玉环，冷哼一声。她瞅见乔叻手持铜瓜长锤侍立身边，双手取过铜锤，娇喝一声奋力击向玉环……心内翻涌，张口吐血数升，众人骇。

高偃遂起家兵二百乘，顶盔贯甲，讨伐高驎、田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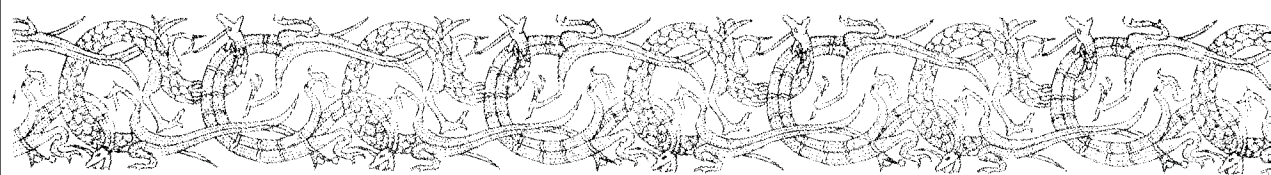
大军方抵砂碛，举目四野尽皆乱岗荒丘，怪石嶙峋，枯骨遍地，车马不行。突然黄风骤起，天昏日曛，不分东西南北。管仲急召黄花，兵士禀报黄花已不知去向。

管仲命驹缶驱老马于队前，任其自便。大军随老马且行且停。老马时而抬头四顾，时而捕风嗅气，曲曲折折走出砂碛旱海，到达一处谷口。

第17章 (65~68)

65 管仲定鲁 66 董子问疾释委蛇 67 伐楚安周 68 功高日月受封赏

管仲奉命代君入鲁，率甲士三千，进驻曲阜城内馆驿。管仲见公子申相貌端庄，谈吐斯文有礼，十分喜欢。当晚，管仲与季友商定立公子申为鲁君，是为鲁僖公。



齐桓公闻管子言，推茵下榻，立而笑道：“然，然，正是寡人所见之物矣。”

管仲传令八国兵马沿汉水北岸布阵百里，气势磅礴。屈完再渡汉水，极目所见诸侯之兵沿河排列，左右不见其尽。兵帐如垒，旌旗如林，战车列如雄垣长堤。屈完不禁叹道：“管仲用兵果然严谨，无怪我师玄元子敬佩。”

齐桓公感怀管仲伐楚安周之功，没收骈地大夫伯氏之食邑三百户，赐予管仲。

第18章 (69~71)

㉓ 九合诸侯 ㉔ 管仲谏言立子昭 ㉕ 骊姬害贤 ㉖ 秦侯贱賤百里奚

管仲深恐将来无亏为君宠幸奸小，内外合党，上乱国政下祸百姓。便谏桓公道：“主公欲使齐国霸业久长，立嗣非贤而不可。主公既爱公子昭之贤，立之可矣。”

骊姬用其计，夜来香浴其体，卧于榻。献公入见状，拥之。骊姬倚胸而泣道：“夫君，妾恐不能长久侍君矣。”

秦使囚百里奚回归雍城，秦穆公命公孙枝迎于郊外，更衣易乘辂车入宫。秦穆公见百里奚老态龙钟，问其年齿，知百里奚年近七十，遂叹道：“惜乎，老也。”

第19章 (72~74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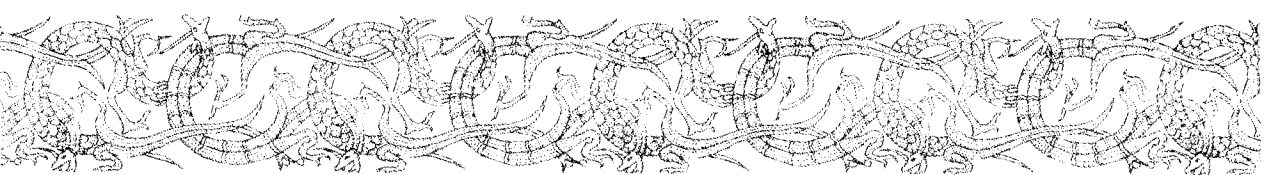
㉗ 救王伐戎 ㉘ 襄王设筵酬管仲 ㉙ 一鹿之谋 ㉚ 败楚胜于百万兵

刹时天昏地暗，电闪雷鸣，继后大雨滂沱，人马俱湿，兵车皆陷入泥淖之中。管平十分惊慌，报与管仲。管仲道：“兵进不宜滞退，退即溃。为兵之帅，不可慌张。帅无主，兵亦溃。”遂冒雨下车，命白鹮于军前挥动大旆，呼喝传令进军。

扎莫叹道：“如此无畏之师，天下谁与敌乎？”遂命戎兵后退三舍，方敢安营下寨。

周襄王感念管仲昔日有定位之功，今日又有退戎之劳，特设筵宴款待。

楚人弃耕从猎，田地尽皆荒芜。屈完击笏叹道：“楚国大难将至矣。三年粮荒，饿殍遍野，管仲一鹿之谋，败楚兵百万也。”



第20章 (75~77)

管仲辞世 五子争位闹寿宫 崑圭教主 管平诈疯出临淄

齐桓公知管仲病笃，仓皇至榻前探视。管仲道：“老臣将别主公而去矣。”桓公潸然泪下，执管仲之手问道：“仲父之后，寡人委国于何人也？”

翊日之旦，管仲安然辞世。齐桓公仰天大恸，呼号道：“仲父弃寡人远去，天折我翼，悲哉，哀哉！”

甲士闻命，将管平捆成一团，投入槛牢。朝堂百官皆手无寸铁，怎抵挡数百名甲士砍杀，十之有三死于乱刃之中。

白鷺驭车随人流拥出城外。崑圭方取一称新衣与管平换了，命白鷺将管平脏衣臭屨扔入城外河边，快马加鞭直奔小谷。

第

1

章

1 红颜陌路

3 管仲大婚

2 误陷魔窟共患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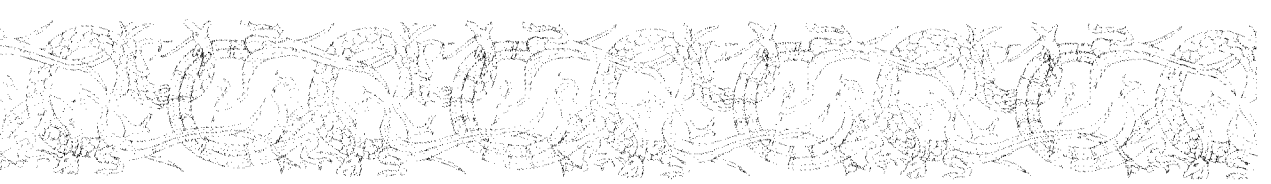
4 鲍姝叶婧两伤情

那男子闻言一惊，脸颊彤红，含羞低语：“是我所歌，想不到兄长亦自郑国来。”

叶婧自幼失怙，又无兄弟姐妹，今日得管仲关切，犹如兄长情意。她一边啃嚼干粮，一边暗中流泪……惟恐管仲识破她的女儿之身。

管仲出手两剑，连杀二贼，武艺精湛，看得叶婧心花怒放，只是不敢放声喝彩。

鲍姝对管仲的恋情，却是与日俱增……一时气恨神迷，手提宝剑直奔管邑，要大闹管宅，与管仲拼命。



1. 红颜陌路



郑国通往许国的边境山道上，一辆单马辎车颠簸疾驰。四野槁草及顶，陌阡白骨森森。一座座相距五里的土墩，狼烟升腾。

辎车于一处丘岗下停驻，自车上跳下一个三十开外的汉子。其人身高八尺^①，风流倜傥，左手按住肋下的佩剑，疾步登上高岗，昂首眺望着莽莽荒野。

风吹草低。荒原上有一个身穿灰色葛袍的俊俏男子蹚着槁草走来。那男子背负皮囊，腰悬长剑，且行且歌道：

莽野蒿草兮萧萧，
陌上白骨兮森森。
烟墩狼火几时休，
黝黝长夜乎悠悠。

前有三皇五帝，
后有夏后三周。
多少豪杰争春秋，
转眼兴亡过手。

青史几人留名，
荒岗无数坟丘。
前人筑路后人走，
晃晃乾坤无尽头……

那唱歌的男子逐渐远去，消失在荒原之中。伫立高岗上的男子却痴痴地凝视着歌声消失的远方，兀自出神。

山岗下传来一个男子的呼唤：“管仲，管夷吾！”

又一辆辎车于高岗下边停住。两车的马儿奋蹄长嘶。

一个身材粗壮的浓须大汉凭轼喊道：“管仲，快下来，快走！郑庄公率宋、蔡、陈三国兵马伐许，此地不宜久留也！”

管仲手按佩剑，自高岗缓步而下，一边笑道：“叔牙兄，何故惊恐，这乱世之秋，诸侯无义之战，不足怪矣！”

鲍叔牙与管仲乃至交好友。管、鲍两家世为齐国大夫。管仲之父管谏因诛杀贪官匡伉，后为仇家所害。鲍叔牙之父鲍纾为照顾管仲母子，将孤儿寡

^① 东周1尺，约今0.23米。

母自老家颖上^①接回齐国，辟舍居住。管宅于管氏旧邑管邑，距鲍氏封邑二十五里。管仲稍大，便被鲍纾接去鲍府，与鲍叔牙、鲍姝兄妹同师求学。

鲍叔牙心慈仁厚，却疾恶如仇。管仲耿直且洒脱，行事放荡不羁。两人性格迥异，却是天造地设的一双兄弟。二人同食同寝，如胶似漆，难以割舍。时常徒步于鲍邑与管邑两地，或诵吟诗经简籍，或谈论诸侯政事，不觉时促，不知路遥。二人自孩提至及冠，无数个四时旦暮，亦不知磨穿多少鞋底。

这日师傅向鲍纾辞归，言已倾囊相授，二子才学已不在其下。鲍纾恳留再三，师傅方允再住两载。旦暮并不授课，与管仲、叔牙或吟诗诵经，或纵论时局，或驭车射猎，或击剑谈兵。师徒三人情若挚友，须臾不离。

这日端阳。鲍纾见管仲未归管邑，便命庖奴烹肉置宴。酒过三觞，师傅双手奉觞对鲍纾道：“老夫来贵府已数过麦熟，今又麦熟。贵子叔牙与夷吾学有所成，老夫亦囊空成囊^②。今奉此一觞，请大夫释老夫归舍刈麦也。”

鲍纾好言劝留，师傅抚觞不语。鲍叔牙一边流泪，一边持焦斗从鼎内将酒挹入陶甌。管仲持甌，屈膝为师傅、鲍纾续觞。鲍纾奉敬师傅道：“先生教授劳苦恩重，于二子乃再造之父母矣。先生于敝邑数过麦熟，鲍某多有照服不周，歉意尽于此觞。但求先生行前，圣言教诲二子。”

师傅应鲍纾之请，行前对管仲、鲍叔牙道：“朽读万简，不若行路千里，多闻可明理，博览可广智。你二人欲就济世之才，非周游万国，历练世事而不可矣！”

管仲、鲍叔牙遵师傅所嘱，出游列国，三载方归。管仲为鲍纾所荐，三次出仕，三番被黜。管仲一时对仕途心灰意冷，欲外出行商，苦无财货。鲍叔牙从其行，鲍纾贻其财货。二人经鲁、卫、宋、虢、虞诸国，后北济黄河到达晋、燕等国，一路国贱聚奇，卖缺贾贵，盈利百倍。数过寒暑，二人方自燕、晋、虞南下郑国，沿途买买卖卖，行程数千里，获利万金。

这日二人行至郑国与许国的边界，正逢郑庄公率诸侯之兵伐许。两国边境僻地百里，顿时狼烟弥漫。管仲恐遇不虞，驭空车前行探路，鲍叔牙载金随后。

管仲于高岗之上闻听那过路男子一曲高歌，甚生感慨，兀自发愣，听得鲍叔牙呼喊方回边神来，缓步走下山岗。

鲍叔牙对管仲道：“郑庄公率四国之兵已陷许国都城。许国国君许庄公身着鸛衣敝屣，逃奔楚国。前边正是许国战祸之地，你我若趋前不若飞蛾投火乎？”

管仲笑道：“兵乱之国，方好行商坐贾，绕道而行岂不可惜哉！”

鲍叔牙怒道：“兵燹之国，贾尸乎，贾血乎？”

鲍叔牙不闻管仲应允，命驭仆驱车登程。突然前方数里处车尘弥空，滚滚如潮般腾卷而来。鲍叔牙大叫不好，对仆奴道：“来的定是败溃之兵。散兵如匪，速将车马驱入荒野躲避。”

仆奴们执轡驱车，隐入荒原上蒿草之中。

管仲伫立道旁，瞅住愈来愈近的弥天车尘笑道：“若不出我所料，许人当送我兵车三十乘^③矣！”

鲍叔牙眼见乱兵将至，一边拔剑在手，一边退入道边草丛之中高叫道：

① 今安徽省颖上县。

② 囊为实，囊为空。

③ 一车驾四马为乘。

“溃兵将至，仲弟何不避之？”

管仲立而不动，朝鲍叔牙道：“叔牙兄且避，待我做成买卖，与你分金矣。”

鲍叔牙见管仲不走，只得长叹一声还剑入鞘，返回道旁与管仲并肩而立。

须臾，一队兵车绝尘而至。管仲目数兵车，方好三十余乘。当先一乘輶车^①之上，一青年将军持戟凭轼而立。管仲见其身高八尺，盔甲不整，遍体血迹，拮据而乐。

那小将见管、鲍二人当道而立，横拍大戟厉声喝道：“匹夫闪开，挡我者死！”

那小将言快手疾，顺过大戟直奔管仲戳来。不待管仲闪避，听得当啷一声，鲍叔牙早已出剑将大戟格开。小将缩回大戟，只见白檀戟杆已生生地被削出一片白碴。

管仲朝小将拱手揖礼道：“请将军勿躁。我等一非歹人，二无恶意。此番阻道，实为救将军一命也。”

小将怒道：“郑人亡我许国，我此番乃去郑国以命雪耻，岂欲你救我哉！”

管仲大笑道：“将军以为郑庄公率兵在外，郑都空虚可袭，差矣！郑都城堞坚固，郑人又拼命守陴，将军恐一时不可得矣。郑庄公回师，将军腹背受敌，岂不如汤泼雪乎？”

小将见管仲举止谦恭，言之有理，遂弃戟下车，长揖道：“许人屈完拜见先生。请教先生尊姓大名，以何教我？”

管仲还礼道：“鄙人管仲，名夷吾。”又携鲍叔牙道，“这位乃夷吾兄长鲍叔牙也。我等闻郑庄公率郑、宋、陈、蔡四国之兵攻陷许都，许庄公已易装逃楚。屈将军今为亡国之将，何不另择高枝而栖？”

屈完叹道：“臣仆^②乃丧家之犬也。俗人言，物离家贵，人离家贱，屈完乃丧家灭国之人，天涯虽阔，何处容我一寻^③之地矣。”

管仲道：“我观今日之世，万国纷争，无义而战。凡图志匡世者，非雄才大略而不为。将军年少，可再造也。何不遣甲兵而弃戟戈，负笈从学矣。”

屈完道：“屈完亦欲投师求学，不得良傅矣。”

管仲道：“我闻卫国云梦山水濂洞，居一奇人，号玄元子。你何不拜其为傅，大器可成。”

屈完闻言，慌忙朝管、鲍二人长揖及地，蹀脚蹈踵而去。众许兵见主将已走，亦丢盔弃甲，四散而奔，有数十老弱残兵不曾离散。管仲询之。有一独臂壮卒，身高九尺，双目如炬，躬身道：“我等皆许国佃人^④，国破家亡，无处可奔矣。”

管仲安抚道：“天下黄土一般厚薄，可瘞人，亦可养人。你等随我去齐国何如？”

独臂汉道：“久慕齐国富庶，老爷不弃，我等愿为奴仆也。”

① 古兵车之一。

② 周时亡国之奴卑称。

③ 周时齐制，八尺为寻。

④ 耕种公田的农民。

管仲命军卒脱去铠甲，与仆从一道将战车马匹归拢整齐。鲍叔牙对管仲所不解，遂不悦道：“你收留许卒，又要这车乘何为？”

管仲道：“行商坐贾，你我之本份也。兄长予我算计，这三十余乘值金几许？”

鲍叔牙未等答话，突见前方车尘复起，黑压压一阵兵马奔腾而来。当先一乘辎车^①，车右是位手执桑弧的卫士，车中大汉虬须聿目，手执铜戟。鲍叔牙瞅见车右弧矢待发，早已横剑当胸，护在管仲面前。车中虬须大汉顿戟喝道：“何人大胆，阻道挡我！”

管仲亦大声喝问：“你为何人，胆敢无理？”

大汉道：“我乃郑将高渠弥是也。愿闻先生大名，集此车乘何为？”

管仲揖礼道：“久闻将军大名，有幸得会。我乃齐人，管仲管夷吾是也。此车乘乃我等鹵获之物也。”

高渠弥拱手还礼道：“我闻管氏乃齐国旺族。敢问齐将管至父为先生何人哉。”

管仲道：“乃夷吾之族兄矣。”

高渠弥闻言，复又拱手笑道：“请想在下方才失礼。请问贤弟，你这如许车乘如何处置？”

管仲道：“我辈商贾之人，居奇待贾，惟利是图矣。将军欲要车马，夷吾当贱卖与将军。”

高渠弥正忧追杀许兵无功，欲得此战车马匹献予庄公领赏，命卫士取来一皮囊，掷于管仲足下道：“囊中金玉之物，请贤弟查验，可抵车马之值乎？”

管仲以足踮踢皮囊，遂笑道：“战车马匹尽归将军矣。”

高渠弥命郑兵将许人战车编伍入队，与管仲、鲍叔牙拱手而别，率兵往郑国而去。管仲见日色临暮，便与鲍叔牙商议，命仆奴择窝风岗坂埋镬造饭，搭帐为营。次日起程，入许返齐。这日至帝丘地界，管仲欲岔道南行，去亳地探望姨母。鲍叔牙欲取徐国途归齐，二人便要分道扬镳。管仲将卖乘之金倾之于地，分成一多一少两份，对鲍叔牙道：“少者予你。多者，我属矣。”

鲍叔牙不语，笑而纳之。一旁独臂大汉顿足怒斥道：“君子爱财，仁义当先，你二人既如手足，何须厚己薄人哉！”

鲍叔牙将独臂汉拉至一旁训斥道：“我兄弟之事，你何须多言！仲弟家有老母，我有意多分子他。”

管仲细瞅独臂汉身躯魁伟，心胸坦荡，甚为喜爱，便对鲍叔牙道：“金分，奴亦分。”

鲍叔牙依之，命许人列伍一行，点计十一人。独臂汉排于队尾。管仲扶其独臂，问其名姓，大汉道：“无姓，名牛。”

管仲温言道：“你自今日始，便叫管牛矣。”

大汉见管仲收己为奴，遂伏地谢恩道：“管牛愿随主人执辔鞭马。”

管仲搀起管牛，朝鲍叔牙笑道：“我得管牛一人足矣，那十人归你。”言罢大笑。鲍叔牙亦大笑。管仲将财货分作两份，自语道：“此份我母也，此份予姨母矣。”将一份交与管牛，嘱其随鲍叔牙同行，带回家中。自带一份财货，亲驭辎车取道南行，往亳地而去。

① 古代冲锋陷阵之车。

2. 误陷魔窟共患难

管仲与鲍叔牙帝丘分别，独自驭车南下，直奔亳地而驰。帝丘距亳地数百里之遥，行程数日。好在一马平川，道路平坦，任马驱车，且走且歇。这日从日出行至晌午，竟不见人烟。道旁田地荒芜，偶有村舍，尽皆残垣断壁。管仲干渴难耐，荒村之中池井俱塞，哪里可寻一滴水来。再行三二十里，始见一处茅舍。管仲背负皮囊，从车中取一陶缶，去茅舍讨水。他来到院门，敲打柴扉。敲了半晌，一老姬始出。管仲举起陶缶，一边朝老姬说道：“我乃行路之人，讨一缶水喝。”

这老姬耳背，疑是过客乞食，嘟哝道：“釜中有肉，客官可食也。”

管仲朝老姬拱手揖礼，方入茅舍。揭开釜盖，只见釜中煮有一双人足，惊得管仲目瞪口呆。

管仲转身出外，责向老姬道：“你为人母，何为烹食人肉？”

老姬怒视管仲，忽然怪笑道：“君王身为民之父，饕餮百姓。我欲求生，何不食子哉！”

管仲大恸，仰天叫道：“民无食，人亦为兽也！”

管仲欲疯欲痴，号哭而奔，踉跄而卧，陶缶已碎。他双手捧起黄土对天誓道：“苍天有眼，神灵共鉴！我管夷吾他日事君，定使百姓无饥也。”

辎车在渺无人迹的荒原上徐驰。这片土地不久前曾是诸侯交兵的战场，血沃焦土，尸骨遍野。成千上万只乌鸦栖息在这里。那些被野兽啃吃过的尸骨还残剩着紫色的残渣肉末，便成了乌鸦吞噬的食物。弩马长嘶，惊起群鸦，犹如腾起一片乌云，遮天蔽日。

此时，在这个沉寂的荒原上却传来了凄婉的歌声。管仲凝神听得：

采薇采薇，
薇亦作止。
曰归曰归，
岁亦莫止……

行道迟迟，
载渴载饥。
我心伤悲，
莫知我哀……

这是一个没有家室的人的思归之歌。他想回归桑梓，薇菜采了又生，却没能回去。歌声勾起管仲的思乡之情。他与鲍叔牙外出三载，慈母思子，游子当归矣。管仲不禁长啸一声，扬鞭策马疾行。无奈弩马乏力，驱之却不前。